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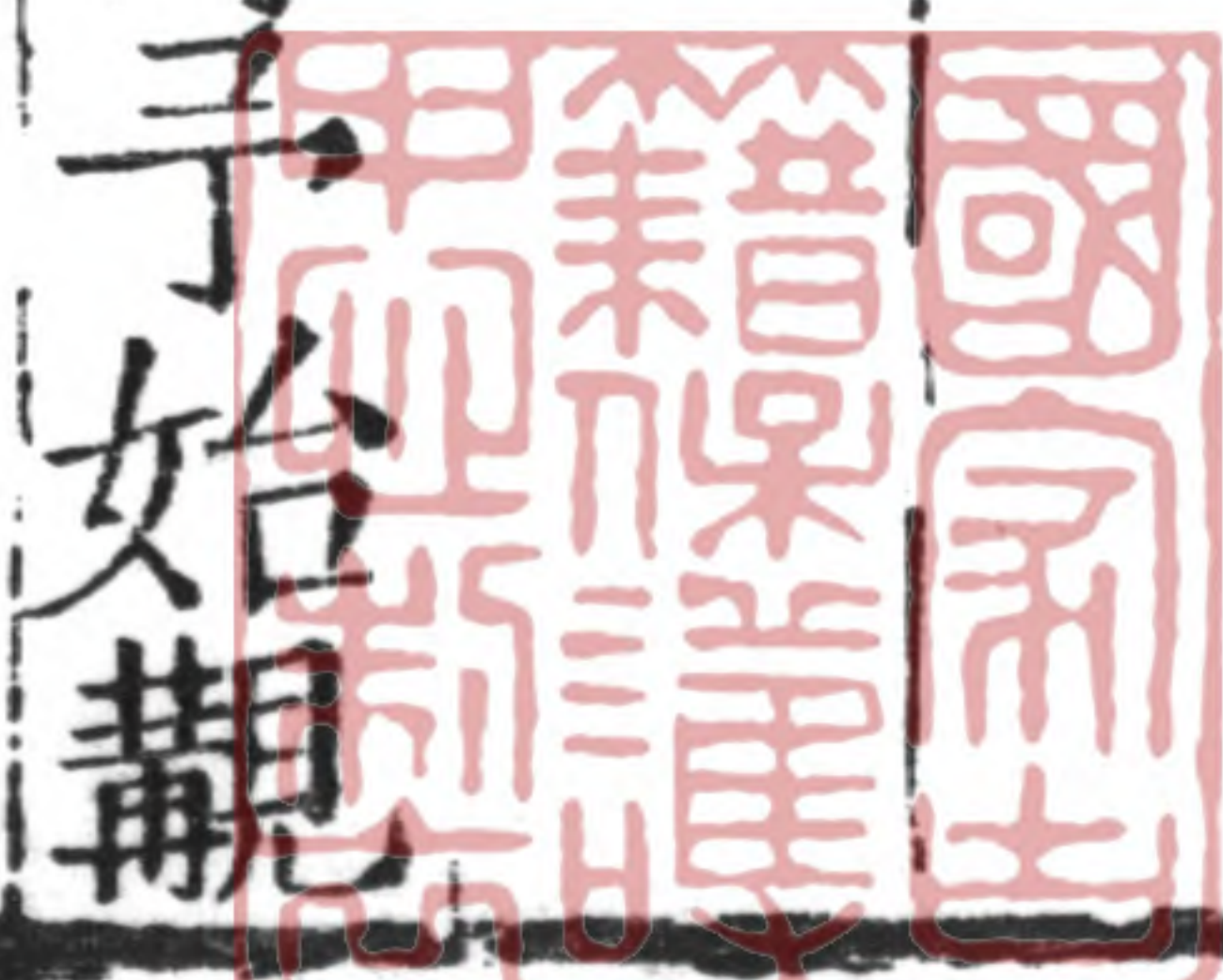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別集十

墓誌銘

雪峰陳公墓誌銘

曩雪峰公以山東按察僉事捧表賀萬壽予始觀於京師雅澹冲夷顯然可慕是歲嘉靖戊子公爲僉事既四年撫按官薦賢能章七八上而敘遷弗及衆訝而慰焉或諷之有他公以義命對然數念母太孺人春秋高有歸思明年己丑母兄河源典史德休入覲過家卒公益感念抗疏乞歸養三四上始得請人謂公真能知輕重決去就者父之太孺人卒公年



才五十餘遂稱疾以老子免先大夫喪謂公里第優游無恙比再及門則總帷在堂矣先是公元配贈孺人蕭氏無子一女嫁楊紹芳與婿俱夭繼室封孺人龍氏產子曰浙曰濟公以浙為典史後尋夭無何濟亦夭獨季女許聘曾生祖予者未笄公哀且憤再閱月疽發背竟以是卒乙巳閏正月十七日也鄉人嗟惜以謂天道無知公諱德鳴字顯仁陳氏泰和城西柳溪人也陳始居泰和遠有代序 國朝有父子進士者父曰仲述歷廣東等三道監察御史工古文受知 高廟 儲皇稱之曰陳古文子曰賞廣東按察

僉事生處士昇處士生舒城學訓導

贈御史府君

儼初娶郭氏生象山倉使德純繼太孺人生典史季即公公以成化戊戌五月念五日生里人夢御史僉事二公旌旆節蓋降其故廬公生而端凝穎異始學於京師解悟已出其儔輩弱冠與其師同中弘治戊午鄉試乙丑中進士乙科授福寧州學正歷遷淮安府學教授國子學錄未上丁憂免喪復除凡十五年不離學職所至談經講業勸德程藝饋遺無所受俸資或捐助公私義費內人至不能瞻泊如也公處之晏如由是以學行稱正德庚辰用薦選授廣西道監

察御史時邊將嬖擁兵從南巡竊擅威福人情洶洶
公上疏乞散遣邊兵又宿內地非宗社福巡西城權
璫私第比比其人素怙勢干法獨相誠無犯陳御史
按浙清戎有法所建請咸著令 今上嘉靖初數上
封事關 聖躬切時務 優詔褒答 勅讞滯獄縱
釋幾千人糾劾文武大吏發其曲謹善媚華無實者
犁然當人心乙酉擢山東按察僉事治不爲苛細務
去太甚奸民誣縣令贓盈萬廉知無狀立昭雪反坐
之譏嫌無所避民私鑄錢覺盡釋其共犯同舍數輩
坐爲首者一人姬被歐幾斃其子憤格殺歐者憐以

其母故減死論豪家奪細民妻女所結貴勢或顯爲
之地竟捕置重典其他原故誤視強弱爲操縱類此
公自爲卑官旣有所自見立言路直而不訐犯人所
難恃法惡深文務從寬厚故威加而民不毒居鄉矜
重自愛家邇縣庭未嘗以權賂與令丞爲交際閭里
中若不知有方面大官家食者嘗自謂口所不言心
不敢妄萌力所不能志不敢妄覬蓋素所操持若此
用之未竟而慘禍相仍以終其身豈不悲哉於是宗
戚會哭奉公遺言以倉使第三子游之子秉文後浙
第四子洋之子秉律後濟龍孺人曰治命也所不敢

違士大夫莫不嘆喟幸哉有此公卒後二年正月朔
旦奉柩葬五十六都鹿山寅甲山申庚向以秉律致
龍孺人命奉公族弟京兆君子器尚寶君子發所為
傳若狀來徵銘予不能辭則志所深悲而竊幸者為
之銘曰

弟耶昆耶主坏土者兄孫耶

李母朱氏墓誌銘

孺人姓朱進賢隱君某之女勅封翰林編脩李翁諱
某之配春坊左中允國子司業璣之母也孺人生而
溫淑寡言咲始歸不逮舅事姑鄒氏盡孝即有饋一

果一藪無弗獻者姑晚歲喜醅粥孺人能執炊爨為
肉糜時以進比邁疾拜斗顙祈發於中誠既沒沐浴
襲含不假媪嫗凡附身諸物手自縫製痛哭隕絕者
再封翁異母兄嫂某氏時或拂姑意孺人輒為寬解
嫂弗知也顧或心嗾孺人孺人第引咎自盡竟相感
悅封翁好客喜酒每飲必引蒲浩歌賓主盡醉乃已
家故無厚藏孺人節縮佐留客封翁或醉吐即瞿瞿
扶持解衣浣拭伺少醒進之湯水不待索而具已告
之醉且諷之悔悔矣尋復醉吐輒又躬扶浣拭瞿瞿
如曩時蓋終其身無傲言恚色憚煩意妯娌間咸自

謂不及也家初裕中落會縣官急逋責孺人出奩具
盡賣完輸且以償債家即無幾微見顏面及伯析產
人謂向者私藏公費固當論償封翁用孺人言絕不
掛齒又時時佐封翁賙窘乏濟利尤多後司業君對
大庭切直 上親擢甲科官詞林禁近人咸謂厚
德之報云孺人生司業君時年三十矣雖心愛之篤
然不爲姑息有過譴呵諄誨務期必改嘗迎養京邸
司業君或起晏峻詞切責戒無怠荒君用是益惕勵
不懈於位嘉靖己酉司業君乞假歸省念孺人春秋
高欲留侍孺人心喻其意急促君行曰吾欲隨養於

是遂束裝就道行數日乃復謂曰吾所以爲此者第
速汝行耳吾豈能舍汝二孫若汝寡姊耶吾歸矣體
力尚健無用爲慮司業君不能強復侍歸而行居常
鬱鬱不樂明年庚戌自家來者報孺人起居怡適元
正屆誕親族日携酒肉上壽歡甚司業君乃心喜無
何計至孺人以二月三日忽患痰喘卒詎生成化辛
卯正月初九日享年八十司業君號踊頓絕曰天乎
不使璣得一視含歛也旣以其同年友侍讀敖子銑
所爲狀請銘予官翰林國學皆與君相後先爲同官
而母又賢銘不可辭孺人生男女各一女適余橋早

寡男即司業君娶徐氏封孺人孫方二長庚娶熊氏
生男時芳時茂次度天卒孺人墓在互塘

前首某趾某之原葬與封君合其日卒之歲某日
某日銘曰一姑二婦或喜或怒調諧以無惡琴瑟
靜好順成維寶兢兢至於老子曰見侍母日而仕
畢歸於養志令妻賢母德則多有銘刻於不朽

方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嘉靖庚戌秋七月二十二日方母封太淑人張氏卒
於里居之第淑人早寡奉其姑戴淑人與其遺腹子
今錦衣衛都指揮金事因相依爲命者四十年而錦

衣若由都闈擢漕運叅將念兩母春秋高依依不能
行淑人激以報國顯親催促就道而身留養姑是歲
正月姑卧病淑人徬徨醫藥寢食不寧越五月姑竟
不起淑人哭之哀遂構劇疾其即世以毀瘁故錦衣
君法不得奔喪亟謀移疾屬漕事嚴不可鬱鬱不自
聊尋有錦衣之命始得乞歸卜壬子八月二十二日
奉母葬於華家塘之原錦衣配李氏淑人豐城侯族
裔都運公彥之子今都憲克齋公遂宮允西野君璣
兄子也於是函宮允所撰事狀謁予銘淑人姓張氏
諱某知梧州府南洲先生元春其父同知荊州府元

龍其叔父封廣德知州勲其弟進士同知蘇州府仲
其姪家世業儒而性識聰慧孝經烈女傳諸書誦說
輒曉大義佩齋方公某寅峰揮使公嫡長子也爲庠
生時嶄然露頭角南洲公許妻焉始歸即能順事舅
姑與夫相宥敬躬勤勞以勸力學已而佩齋公受父
代蒞官事淑人親執饋饌不以付媪御時其出即扃
戶治女紅游偵不能涉跡其庭正德庚午公被檄剪
姚源賊督兵鏖戰死之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
誓身殉不得時方娠即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女也
必俱殉矣踰月錦衣君生旁無疆輔家故涼薄淑人

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錦衣君就外傳沍寒酷暑不
使暇逸時時語以父死鋒鏑堅苦屬望之意嬉戲輒
加訶責曰無縱以成性悔何及矣嘉靖丙戌所司以
佩齋公死事聞授錦衣君都指揮僉事則勉以韜
鈴弧矢之學使應武舉居久之與姑並晉封太淑人
既而貞節事聞旌閭詔下而錦衣君自閩闡僉書晉
長江西太淑人訓飭之曰孤兒一旦蒙上恩至此
今各位抗藩臬官長而拜跪受事者莫非乃父等輩
人不翼翼奉公少有瑕類指摘競起逮身之菑不可
畏耶錦衣君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於是聲譽日起荐

膺顯擢蓋祿位日進事功日隆而太淑人不待矣太淑人子男惟錦衣君女一人適指揮同知戴堂孫男叔壯庠生娶鄱陽劉僉憲洵女次叔度曾孫男彭庚俱幼嗚呼太淑人初抱乳一兒凜凜如入坎窞矧復知有其他出坎履平且即安宅翔亨衢而忽焉與姑繼逝泝其生弘治己酉正月二十九日年僅六十有三天之所以篤厚貞節者何如也豈其奉姑以植遺腹志願已畢欲全歸下報而天亦從之耶予於太守兄弟父子間為通家而錦衣君又厚予故不辭為之

銘曰

畢命以殉夫兮孰與抱孤而嗇存孤非吾與存兮姑孰胥以生婦姑眷戀兮既老不衰姑考終兮婦毀以摧愛子知勞兮不以姑息訓用有成兮位與名其未極勢岌岌兮復履其平前不氣沮兮後靡色矜貶封以子兮表宅自身無忝祖考兮儒者之門華塘之原兮其封若堂慈孝貞節兮有燁其光千秋百祀兮視此銘章

胡母蕭孺人墓誌銘

往予從胡子遊數聞胡母慈而能教胡子志高願廣揭揭自樹母慚憤憂煎母惻形於色時呼與飲啗善

詞寬之胡子歷宦數州縣母遣僮遠訊未嘗及州縣
土產胡子默自喻益警飭內人予心慕胡母謂有和
熊還鮓之風嘉靖壬寅夏予往吊尊人月岡翁之喪
起居胡母辭以疾先是翁卧病時數念季未起第時
胡子官京師母日夜庀料督季事事第成翁果大快
日力疾坐起其中而母瘁矣會被恩命母念先父
母不及見又恨不得即歸展墓尋翁大故母宿病虛
羸加勞瘁悲慟遂不可支胡子曰母氏當先翁時家
計方殷酌應日繁諸所豐儉隆殺緩急異宜母規畫
節量應時立辦咸默竄羽指治麻桌織綉至數十升

輕綃薄縠不啻也勞慮精勤

刀作既長育兒女

又長我伯舅之孤爰畢昏嫁則二毛盈顛年垂六十
矣而仲弟夭折先翁不待曾不得一日優游暇豫天
其或者錫福晚節壽儻可冀乎居久之再如胡氏則
雙柩在殯母以五月五日卒矣距其生成化壬寅三
月四日年六十有一胡子涕漣漣向其曰天不矜鮮
人又奪之恃惟母氏至性仁孝十四來歸不逮姑既
克諧於繼姑事先王父養而能敬既受命出分得佳
味必特進茗非新瀹不獻也先外祖善酒數獻饋家
醞務足所嗜事先翁贊義弼違靡倡弗和祖塋或冒

而奪之莫有問者翁聲大義躬率諸昆弟於外母誦
述翁言躬率諸妯娒於內卒力協義勝瑩以克復解
忿釋憾歸於輯和先翁於臧獲有所惠母自引勗帥
無狀得立釋翁或譴兒母從容爲說宛轉曲盡如兒
自請孤曩也未知有母今而後知無母也因悲不自
勝明日從觀所卜葬地咸莫當意乃卜祔柱原祖瑩
族人曰徃祖瑩賴翁克復翁無愧從祖母亦無愧從
翁矣於是祔翁祖左祔母其右而函狀來徵銘母墓
以某年某月某日襄事母諱某廬陵曲山蕭氏修撰
時中先生族也初修撰以仲子訓導公之子妻胡君

而生日岡九弟六人月岡秀朗凝重而訓導族
子廣輔公豪於族里有女愛重所歸族人咸曰婿莫
如胡甥而廣輔公以女少甥六歲有難色然私念甥
秀朗異他兒乃幸允與胡甥生三男一女伯即胡子堯
時娶蕭氏仲堯人娶王氏季庠生堯道娶周氏女適
南富王宗儼仲之夭也母撫其寡婦孤女以成時季
未有子惟胡子有女有男曰舜舉爲邑庠生母旣卒
堯道舜舉先後各舉一女而舜舉女許聘予孫男胡
子舉嘉靖丙戌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召拜兵科給事
中以言事忤 旨謫簿攸縣稍遷知新興令累官屯

田郎中 天子錄新興最績 勅封父文林郎官如
子母妻皆孺人制有美詞爰題母墓曰 明勅封胡
母蕭孺人之墓而本制詞爲之銘銘曰

祁祁碩人淑且貞顯顯英嗣光 帝庭 帝曰侃
業以湛成咨爾母儀洵慈仁廉儉訓子服官箴作
朕肱股惠黎蒸沂源命德式邦經珠翟赤禕尚欽
承綸言有赫煥十春皇皇麗日照幽冥

旌貞節鄧氏墓誌銘

鄧烈婦諱閨秀世 新淦桃溪里人也父曰周韶馴飭
恭謹以友鄉曲鄉 四好之娶於楊以弘治癸丑二月

五日生烈婦沉慧貞淑有云工性生十有五年而璜潭
曾翁瞻高有子妣婚妣他故莫愜也妣鄧氏乃愜時
里中諸大家妣往往如鄧氏以烈婦父咸弗諾乃卒諾
曾翁故烈婦歸景昭氏生一男一女而景昭氏侍翁
遊吳楚烈婦里居遭寇亂不汙死之縣學官諸生里
耆老白令丞以聞下監察御史按察使者覆實咸覆
如令丞言 詔旌表曾景昭妻鄧氏貞烈之門復二
丁勿事由是里中咸稱鄧烈婦鄧烈婦云始烈婦入
門甚少也姑念曰婦未省事而能與我分勞平時
祖姑在堂而烈婦乃更恭順善能事祖姑諸所無不

當祖姑意者祖姑喜姑乃吾陰屬諸妯娌咸取咨焉而烈婦又更慈和善能諧詎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妯娌喜姑益喜家務咸綜之烈婦而里俗多商相高以多金多金家鮮務耕織粟米沽布縷市丁男貿徙女婦晏晏日粉黛絢綺啜茶啖果相懽也乃烈婦獨不純綺粉黛懽會大布之衣紡績額額弗休或諷其自苦曰無所苦曰太朴曰宜朴有詰之曰麻枲婦功也惰窳罔功罔功弗婦矣且布也女嫁須為裝無以重費翁金又曰占者王后服浣濯帝宮衣弋絺民間布素常也侈則為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比烈婦及於難罔不流涕酸辛焉張春吳鐸曰嗚烈婦之死蓋其素定云盜初起所過焚村燒聚剽奪淫污烈婦憤曰狗鼠乃尔尔謂人盡懼死耶脫不幸有以相待然若姑何忽一日黎明誼闕聲逼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隈處牽厥子以姑出避盜得之索明首飾罄與請姑姑脫請子子脫獨繩烈婦亟驅之烈婦且行且顧且哭若示無生還者官軍追至牛尾洲則見烈婦屍橫顛斷矣問隣媪匿路旁者蓋烈婦伏地求死且罵遂遇害而後人來至斷顛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云君

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何以加正而烈婦卒時纔三十有四歲女某子汝直俱幼已而汝直歸饒思汝直亦納婦舉子子曰烈兆烈兆者旌詔之而子誕里人語曰烈婦昌厥後既兆之矣嗚呼餘慶固未艾哉初汝直就傅暮歸烈婦必問所誦然炬課之弗朗弗熟弗罷曰若此弗誦矣以故他子弟師勞功半獨汝直業成而傅不煩也汝直考補邑庠生今用例爲太學生乃奉其業師孫君光所爲狀乞銘烈婦卒嘉靖丙戌七月二十六日葬以丁亥十二月二日墓在璜潭北

原祖塋之次銘曰

尺璧沉沙有虹其氣幽蘭先露餘芳洩洩於赫貞婦殉身以烈人曰蘭摧土云完璧曷完曷毀奚吉奚凶迎刃斷咽得正以終誰云慷慨不由前定豈伊頗僻臨危畢命弗奪於遽寔徵厥素壺儀弗瑕匪朝夕故旌詔有煒銘詩曷以教子之恩式昭素履

樂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蕙秀歐陽氏河南憲副潛元公熙孫女也父養拙府君諱循章與先考巖溪大夫爲三從昆弟孺

人於予爲姊而少長相懸垂三十年故予及見其老
其端莊強毅有丈夫之風以是知其少年堅節非偶
然也孺人幼聰慧通經書大義嘗讀令女事慨然義
其所爲既而嘆曰志必不可奪鼻何用必斷也潛元
公異之慎相所宜歸者憲副澹軒樂公某與潛元公
友也其子巡尉府君某有子曰景文秀朗異常兒遂
許妻焉入門夫婦如賓外內咸宜後三年樂君遘疾
卒時孺人年才十九矢志操節凡六十年竟植遺腹
以昌大其宗論功校德者以爲不啻中興蓋有再造
之勞云初樂君病既絕復蘇曰吾妻娘必男矣先憲

副爲刑官三十年不威不貨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
後以章先德已謂孺人曰以遺孤累卿宗祀之託也
然卿年少得無難乎孺人號痛昏殞指天誓曰必不
相負樂君遂絕逾六月而葵生孺人日抱葵誓與爲
命潛元公乃迎而館之家用相慰藉且微觀其意當
是時巡尉君夫婦在堂孺人兩地慕戀時來往靡寧
厥居而未嘗幾微怨憾每敘述樂君復蘇時語慨慷
激烈悲不自勝由是無敢以改適爲言者養拙公時
從視其家則見其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外
內肩鑰啓閉以時宿祭問贈豐約有度喟然曰吾女

真能寡矣。葬時年十有二歲，乃歸葬，以從母。葬天性穎異，十三選補郡博士弟子。孺人躬自誨飭，每出門輒教之，親師取友，數學。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相警。且曰：孤兒當百倍惕厲，庶寡母有以報。乃父不然，非吾子也。葬感激力學，馳聲庠校，數爲督學官所獎拔。既而懇請歸養，孺人聽之，曰：予聞諸祖父讀書，以講明義理開豁心志，他非所覲也。葬既絕意榮進，內以孝友率其家，外以信義率其鄉之人。曰：古所謂是亦爲政者，非孺人之教歟？於是推本兩憲副公之德，以爲孺人實克成之。孺人生成化，成子十

二月二十六日沒。嘉靖乙巳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是時葬年已六十，有子男二人，宗望、宗錫。宗箕皆受室女三人，皆歸名家。初葬季女納采，孺人妹之子求爲子婦，族衆力替，葬心許之矣。孺人謂葬汝非舅家不及此，今其家替而舅孫文譽未有室，其以汝女妻譽，敬諾。則以母命辭其從母弟，或爲之固請，固不可。或曰：譽也貧且孤，葬曰：此吾母所以必欲妻譽，吾所以必從母命者也。士大夫義之，咸曰：母如是，宜其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其能篤行以自植。孺人卒後七年壬子，葬奉以葬於本里黃漕元龜州。

庚山甲向之原其日以某月某日詣予請曰非舅氏
誰爲銘者予安忍無銘銘曰

於戲無辱於潛元於戲無愧乎死者之言於戲無
負於王舅於戲克昌於厥後於戲殆天之所佑

副使閭山馮公墓碑

公姓馮諱裕字伯順別號閭山其先青州臨朐人曾
祖思忠 國初選實遼左戊廣寧城祖春父贈奉直
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振母贈宜人李也成化己亥
七月十五日生公於廣寧公既仕始復臨朐焉公天
性穎異年十二失父尋又失母依叔母池氏以居家

貧能奮發讀書年十七選充衛學生時諸生務涉獵
爲詞章獨往謁義州賀鑒閭先生事身心之學叔母
卒持喪三年當道敦迫應舉不赴他日赴舉或贖之
金捐其半以贍童時句讀師其厲志篤義若此弘治
甲子山東鄉薦正德戊辰第進士己巳令華亭邑劇
不事嚴察用廉平爲理邑人有附逆瑾憑威福者嗔
公不私其家撼以危言公置弗聞竟不能害歲大水
東鄉尤甚部使督賦急民無所出廼稍均之西鄉即
有譖華亭令加賦者撫臺惑之既廉實知狀猶以其
故調蕭縣縣新被兵加意拊循民用安集擢知晉州

滹沱河故道城北地淤澱饒沃賦獨重已河徙城南而賦猶踵舊公立排衆言視地腴瘠益損之流民相繼來復丁丑擢南京戶部員外郎督儲中都居守中官驕甚秉禮不爲下其人怒陰偵所間欲中之踰年竟無所得乃歎服遷郎中禁輸將者無濫費於賄以售監惡官物浸中用而民益稱便嘉靖初擢知平涼府尋以赴任後期改石阡播凱二酋相攻連兵十數年被檄往爲正其疆界責償所殺傷皆稽首不復爲亂壬辰遷貴州按察副使整飭威清戎政規令嚴明戰守有脩土酋龍里死其兄介與里妻整兵爭奪遠

邇騷動單車往諭之或請無遽行不聽即日深入皆意沮解散攝司事苗叛程畚衆皇懼歸迥郡守憤欲加兵公不可且謂此不足憂徐遣幕官撫定之於是聲教聿暢威信浸行然質直自遂莫有爲之游譽者甲午被論解官人莫知其罪或曰公亟涓郵傳繹騷贖金月令主藏吏入之總司怨若忌者殊蘖之公怡然言曰仕宦三十年幸數脫竒禍歸老圃下吾復何求家居不問生產與諸耆俊結詩社鄉人召飲輒往爲盡醉以私請則辭歲乙巳七月二十四日卒以其年十一月一日葬臨朐洋溪之側配宜人伏氏子男

五惟健戊子舉人惟重戊戌進士官行人卒惟敏丁酉舉人惟訥與行人同年進士今同知松江府惟直縣學生女三長適廣寧傅中丞冢子偉次適濟陽黃中丞仲子有次適益都朱給事弟泗孫芳五子益縣學生次子臨子履熊孫又次幼孫女三長適益都石舉人子繼芳縣學生其二未行惟訥學於予既奉齊君宗道狀謁誌銘於大宗伯少湖徐公又樹碑墓上請予定刻之公嘗謂希寵者負君媚人者負己謀身者負人又稱其先人潛晦草莽不藉一命而鄉邦敬慕諮訪緩急相賴身都高顯者或愧焉既自勗又以

勗其子故諸子皆自重而好修銘曰

大道既隱淳風漓機變橫流樸直疑忠信叅倚慎所持蠻貊可行不在茲乘流遇坎孰推移謀身負已耻弗爲嗚呼閭山知者誰淑嗣英英纘厥垂浸昌浸明肇自期

水雲聶公墓表

嘉靖辛卯九月十三日封文林郎華亭知縣聶公水雲先生卒十二月十八日葬隣寺北塔山之陽首趾乾巽從公所樂水雲之間也初公少壯時大水暴溢從父喪柩漂焉尊甫日聰翁亟呼公公浮水里所追

及極竭力抱持展轉壓沒復躍出者再乃遡湍扶曳以歸氣鬱痛肝膈間公謂疾由父命強忍吟聲以爲懟父且懼傷之其後疾作率如是故家人弗用爲意是歲八月大作竟弥留傳變以卒卒之日盥櫛如常但令移正寢坐而瞑嗚呼可謂好德令終者歟先是公仲子蘇州大守豹以御史按閩得代念公春秋高欲留侍上書引疾不報至蘇復上書復不許居常忽忽不樂聞訃之明袒跣匍匐奔喪印章不改鑰帑藏不改封種種授諸其僚而行旣葬致黃君某所狀事行厲某表墓某與黃君皆太守同年同學於陽明先生

生而公嘗亟稱二子者於太守以勉之學故嘗感慕公以不及瞻拜爲憾表墓之文奚容辭公姓聶氏諱某字某先世自新淦挈埠徙求豐磊源又徙下市公高祖達利始徙雙溪口達利故壯士洪武初散金帛團義勇扞盜保鄉里曾祖敏柱以督運野死配楊氏尚少艾或利其貲欲奪之嫁乃一切隳破用能自全祖汝璉嘗割股和藥以療母疾父日聰事繼母以孝聞娶戴氏繼劉氏公劉產也自少倜儻有奇氣嘗受里中聘爲家塾師居未幾竟辭去事作業養親每伺親意嚮先承之惟恐拂戾嘗被酒父不樂明日憤泣

鏡忍酒二字於臂自此不復沾涓滴時伯氏盲廢叔
季皆蒙穉家務內外叢委公獨力撐柱未嘗辭勞臨
當分異凡財產恣昆弟之所取之而受有其遺餘者
父乃大喜曰固知汝不藉先業而興也父嘗爲里猾
誣搆家幾覆臨終呼公無忘吾讐公旣卒哭領二力
抵仇家執仇毆之仇家群譟欲前格闔公厲聲曰爲
父仇來無所避所不致汝死以有法也譟何爲仇不
敢逼公堅強不屈好面折人然未嘗矜重聲勢太守
爲御史時以前爲華亭課最 天子賜勅褒封華亭
知縣父散官官如子鄉人視公殊隆重而公親操耒
耜時行壟畝間或曰封官御史父顧爲農耶公曰封
官豈妨明農明農豈累兒爲御史也不爲止郡縣請
爲鄉飲賓每讓德不赴而聞政令舌臧則義形於色
抵讎爲奸者數害公弗顧也公虬髯缺面廣頰高顴
眉骨入鬢瞳光射遠膽略膂力兼人蓋所稟有異乎
人者使究其所就去世之脂韋滑稽狗得畏威俛仰
浮湛以害義蠹俗者何啻倍蓰達林之教不興賓能
之政不行竟未有以自見然其薰烝漸被爲不少矣
太守弘毅體道任重致遠傳曰魯豈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詎不信歟吾故表而出之使知煦煦媚世者其道

未足稱也

贈尚書李公偕配合葬墓表

蕪湖龍山之東艾蒿之原有碑兮然當神道是為贈
尚書舫齋李公偕配蕭淑人合葬之墓公諱貢字惟
正別號舫齋起家進士戶部主事員外郎刑部郎中
嘗視菑兩浙按事岐王府還報俱冊 旨大臣名薦
公擢山東按察副使歷福建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
進山西左逆瑾方熾雲倚藉科索之有無藝公下記郡
邑置民膏簿月按之乃稍戢尋以副都御史撫遼總
兵官怙勢暴橫裁正以法前撫臣何瑾意議賊羨田

驚遼人首停格之瑾怒懼以危言不為動誣公稽山
西邊餉矯 詔致仕罰輸邊粟千斛瑾誅起撫畿甸
寧銳二豎復張狐鼠依憑害公法禁飛語交翦會陞
兵部侍郎懇辭不拜公方稜疾惡節槩自許淑人相
以溫惠所至慎內防游偵者不得伺竟完其名德用
不瑕公之入陝也淑人即東還理家益務儉勤苦習
為窮約以相待者故公無所繫得決去就凡再忤權
倖得謝日登臨燕笑賦咏泊然與世如忘閨門之內
白首相賓晏如也夫士不立節無以儀家邦且與覆
焉然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適我或因之牽制以隳墮

末路則內助固非細事哉公卒正德丙子五月享年六十有一又六年嘉靖壬午今上改元錄先朝守正諸臣贈公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又六年戊子冢子原道以恩生領京畿鄉薦又十年戊戌原道奉淑人命謁選授南禮部司務迎養甚懽明年己亥六月二十五日之夕淑人微疾卒嗚呼完節餘榮遐齡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焉耳矣原道既奉淑人之喪合於公諸凡邑里世系子女孫息微言細事具載誌銘以爲藏在幽宅宜得表顯乃樹石墓道謁文予爲芟剪采掇小者弗論論著其大者刻之石

贈郎中高翁偕配合葬墓表

豐城高翁古坦先生諱英字鳳奇偕元配李氏先後卒葬餘十年爲嘉靖丙申朝廷錄其于南京刑部主事字前節推常德府治行褒贈所生又四年主事擢某清吏司郎中會需皇儲恩於是翁自勅贈文林郎常德府推官進誥贈奉政大夫官如子李氏自孺人進宜人墓在邑廣豐鄉腴陂社廻龍之原舊爲神祠香火虔肅刑部未仕遭喪卜葬哀懇告夢於內會毀祠而鬻投牒得之或欲奪攘祠隣譁弗與卒歸高氏果稱吉壤人謂翁父子世德神人蓋協相

云刑部受 新命將改題墓道之石奉少司馬高吾
陳公尚書郎龍池李君介卿所爲誌表屬辭於某嗚
呼翁幼而失父又鮮昆弟獨奉母朱氏與居孀然孤
寡既有室遭家多故茹荼履棘兢兢自度夫婦同之
由尊考顯濬公而上凡五世年皆不盈四十或僅二
十餘歲時享祀追慕號慟春雨秋霜之惕草塵薤露
之感交至焉日孜孜作德誠懼一旦嗇忘以往無所
成立豈復有意身家百年之慮也平生輕財樂施拯
危周急如恐不及破崖岸削畦畛賓朋宴樂竟日忘
疲或召之飲必開懷酣暢嘯歌以歸坦坦于于與物

無競居邇縣治常遠迹公庭令敦迫一往率其質直
不爲容悅其慎德厲行豈非惟日不足之志然歟卒
之茂祉遐齡內諧偕老享子孫之養外結耆社尋丘
壑之懽優游徜徉終其天年神錫佳城 皇有寵命
幽明之間交慰焉所謂作善降祥天之所祐者非耶
自世衰道微人競爲機變之巧阱中文外以喪其真
厚自封殖拔一毛以濟艱厄不爲甚者倚託要津如
鼠依社瘠人自肥謂爲得計其於翁志行臧否何如
也使翁至今尚存及見其子身都顯秩素履之往以
樹風聲其薰蒸顧不遠歟乘化歸盡流風弗斬而當

國朝同治庚午年
翁之時多行不義規規為私圖者皆漸滅無聞其為
謀遠近亦可鑒矣故表而出之使君子作善及時無
以來日為可恃然後能沒齒無憾易世而不朽也

泉嶺阡表

松陽教諭曾君宸奔母氏之喪還於泰和卜邑南鄉
泉嶺負其固某之原為雙窰同塚虛其左葬母於其
右先期衰經函狀如其友歐陽某氏泣且言曰先母
生十有四年歸家君伴筠翁不逮事君姑逮事先厝
庵公亦庵公故嚴重難悅時方致浙江按察使事以
歸日娛文事四方賓朋踵至館粲無虛諸子婦析爨

異宮莫之理也獨先母相少姑畫進諸所靡不當先
公意者後十年先公捐館家君四方于行動一再暮
比反舍內無頽缺中遭多故五遷厥家公私填委家
君教授鄉里以給伏臘先母夜績晨炊補蔽苴滲茹
荼履棘畧無幾微愠於顏面自宸就外傳遊邑校日
掉臂出門不問有無時從大夫君子過舍應辦整暇
亦莫知宸之為窘者用是得一意講業以幸有聞嘉
靖壬辰宸選貢入京為養受官將迎致二親於揚州
訓導之邸高年憚涉不肯行獨遣新婦至戒之勤儉
無靡於俗歲已亥先母躋八袞家君八十有一矣楊

士大夫司馬王公少司空葉公太僕盛公大理曾公
輩憐宸迎養不至相與聯高文大冊寓歸爲壽於時
二老懽甚日衍坐中堂召童兒吹彈戛擊爲綵舞使
還報宸悉心率職無以我爲念辛丑宸遷松陽學教
諭歸省懇請留養不許且促之行至官未暮先母訃
聞蓋伏枕才三日下部微腫猶起坐酌答如常忽握
家君手與訣顧宸兒起鳳單子以屬諸宗黨又顧家
君爲宸圖廣後嗣頃之遂絕某月某日也匍匐西還
圖惟宅兆厥既得卜將以其年月日襄事惟是墓門
之石未有刻敢徼大惠憶天順成化間教諭曾王父

松臞學士王父芥庵憲使暨世父文甫太史武接登
朝名動海內一時英聲茂實之士講德問禮者望門
爲歸庭戶光彩爛盈何奕奕爾也家運中替遺澤不
斬教諭君修詩禮之業光紹前聞會空同先生董學
遴才遂衰然爲諸生舉首時論籍甚謂曾氏理窮數
盈必復其始蓋朝嗟翟門之可羅夕睹陳巷之多轍
矣然豐約相懸情隨勢異一德之難丈夫旁羅宇宙
博知今古者猶或病諸况閨閣之媛未嘗廣覽遠聆
者乎書傳載截髮剝薦之事謂能抱貞居約以成其
子方茲所稱何以加焉爰表著大都以告夫世之修

身俟命不貳其心者亦將有感於斯乎於是教諭君
謂某春秋之義婦人先卒不書葬所以明順茲之阡
昭爲壽藏名從穆無乃非順事如以地名名於義其
可某不能異爲題其頽曰泉嶺阡云伴筠翁名某字
某生天順己卯月日今年八十有四母諱某姓蕭氏
邑安平里人生天順庚辰月日卒之日年八十有二
其世系戚屬子姓誌狀備矣

康一松翁墓表

某舉進士京師歲伯舅康一松翁以其子岑選昏弋
陽王女弟嘉魚縣主上名禮部奏聞而翁爲兩淮

廟灣鹽場副使忤御史勒令服受賈錢百視職憤上
疏曰臣德淳辛日月垂光昭雪汗巖退伏田里無所
恨事下兩淮巡撫官巡撫官問都轉運使運使曰此
官治廟灣廟灣課最攝筦課又最浚安東於河數百
里程督有道旬日即功年穀不登場饑有莩擅發而
後上狀或難以法曰待報不滋莩乎法防奸未聞禁
人擅活饑莩自有身受其罪民保其生不亦可哉時賑
米蓋數百千斛浚河之役費無慮千數百金不以此
時冒破爲利乃利賈百錢乎且誰爲事主左驗者御
史何知坐之巡撫官尋簡閱則果無事主左驗乃復

廟灣場副使章靖甲申春三月也翁曰吾之生天順甲申三月六日今居諸不待歲月復臨老矣微官猶足戀耶將乞歸疾作夏六月十三卒官某守六安聞訃不覺涕淫淫垂也憶外舅量夫先生時羣從族姓旦旦詣量夫環坐咨事外舅書已必曰翁朝古兄如何翁不在坐則使子若姪請五伯父來來則卒如弟畫然弟弗兄決弗決也外舅率族人用諸子禮伯舅亦力贊用禮戒無溺女舉予內子姊妹四伯舅亦舉女三而子男子乃皆二人其他先後輔翼倡和相成此類矣於時族從咸軌於則內無訾德外無敗事陵

侮靡及禮讓有稱縉紳大夫祖王廬翩至康有聞人蔚爲慶宗外舅卒翁哀號頓辟退默默坐竟日蓋深傷之曾未十年而翁繼殞嗟嗟乎天胡毒康氏耶而數殲其良於是翁長子師偕岑奉翁葬於里中下巷乾巽之原而配蔡孺人卒后翁八歲乃別葬焉予自金陵還過洪都舍儀賓之館縣主數使人於內子所脩家人問甚勤時主未有男側室主數產男女弗育而師有男某既婚某宜冠矣三女歸王咸蕭張劉霖者亦皆長兒女角羈成行而翁宰樹既拱行輩凋謝惟異母弟槎江君某無恙岑涕泣請曰先人恐即就湮沒

惟是墓道之石宜有刻也某非心而諾焉康氏居金灘
邈矣上世消息迭乘迄用蕃碩近二百年間其興者
曰國貴號長洲居士當勝國時有水陸地數十頃今
子孫得稼圃漁樵其中食有稻梁葵椒果窠鱸稿衣
有布縷用有材木薪蒸以拓有基以學有資以仕有
賴皆其遺餘者也生懋林公諱某國初與余侍講姻
契莫逆鄉稱良士生潛菴公某斥產滋豐資富行義
生中齋公某翁考也翁昆弟七人而中齋三母弟所
生十有五人蔓衍烝綿秩秩誥誥一時蹶如勃如煥
焉炳矣乃外舅理進士業其才可高第膺仕而屢舉
屢不第伯舅之才長一縣倅一州宜優為之而學經
不竟去用明法為掾又晚困一官其施卒不竟倘所
謂運命是耶非耶翁幼感異夢松生於頂因號一松
當其身未有徵也將待乎其後耶夫國以人實宗以
人充令內外大小吏或竭才率職急公保民如翁世
安得不理康氏子弟世濟濟蹒蹒繼繼如翁伯仲間
也家慶詎有涯哉予再如金灘展下巷之墓過疇昔
咨事環坐處徘徊殞涕為志予所感者如此復儀賓
刻之石

封君朱公墓表

嗚呼茲爲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萬安芙江朱先生之墓大夫諱鵬字九霄贈貞外郎熙齋公仲子提督貴州學政按察副使麟之兄刑部四川司郎中衡之父也刑部奉 璽書慮囚江南在道忽心動因兼程歸省抵舍七日而大夫寢疾於時副使受命未行得相與盡心於醫藥含歛親朋嗟異謂若有相之者大夫廣穎豐頤隆準方面顧眄有威音吐洪亮始在娠劉宜人感竒夢異之兒時見班超投筆圖慨然有遠志好涉百氏學獨不爲舉子業嘗誦曰胸不包六合萬物非夫也意氣激昂遇事奮發勇爲言論常侃侃

自許不少貶狗故人多嚴事之至或望而引避其教刑部自始知書即授之古人格言懿行暇則試其詞說示之趨向不期疆記作字令習魯公筆法無學晉人及令婺源擢刑曹飭遣寄諭必取法朱文公爲治治其鄉人無忘歐陽崇公求生之道以重民命語皆可述疾革卻醫藥禁禱祠語刑部兄弟曰吾先世贈都憲公活萬人命我祖東一公以遺腹子操心慮患惇信明義上承飾堂公屯鬱遺休下啓熙齋公績緒施及於予亦罔敢歉心苟作以忝前聞謂餘慶將在汝曹而予不及見矣已命觴引滿與元配陳宜人訣

正襟而逝嘉靖丙午六月廿八日也時年蓋六十有
四人謂大夫能順熙齋公友于之志後於世父事所
後確夫公羅孺人能有深愛能成其弟之學以蔚有
名實於時能尊祖重祠收恤宗族其他賑饑救菑掩
骼埋胔解焚排難於人多所惠濟皆可以得遐壽而
僅止於是也先是嘗夢巨人戴冠衣緋導至一大厦
仰視壁間懸東一公畫像旁有四齡字既覺莫曉所
謂至是計東一公享年蓋增其四鬼神陰陽之祥亦
異矣哉大夫嘗遇人授踵息之術及卒子弟入哭見
室中揭大書則有存天理遏人欲戒暴戒利諸言於
是始知大夫晚歲常瞑目默坐易嚴以寬變厲為溫
蓋非獨有事於養生而人未之知也夫世之矯為名
高者於耳目所屬莫不強意脩飾至於私親告語幽
獨警惕則惓惓焉功謀利計而中心之誠畢露莫掩
大夫所以訓諸其子揭諸其室蓋親戚所不及聞者
用是亦足以觀其志之所存假之以年與有道君子
交相磨礪又惡知其所際也予往歲過萬安大夫欲
宿予南郭之館予不得果留而時時往來在念乃今
重有嘅矣刑部奉行狀請誌銘於鍾石費公復謁予
文刻諸墓道之石則取誌所未詳者表而出之亦以

見予之所深感而獨嘸者如此

東崖羅公偕配合葬墓表

嘉靖丁未春予被 召過螺川吊鳳洲羅君春於其
廬君尊考東崖翁歲前十二月六日卒改歲正月甲
寅朔奉以如河東青原鷓鴣峰下合葬於母劉氏之
塋劉之卒乙酉七月廿五日葬以其歲臘月十二日
御史義城黃君國用爲之誌銘而翁葬也速羅君乞
銘未及自爲誌納之壙至是函二誌徵予文表諸墓
道予與君同舉丙子鄉試義不容辭君初判建寧三
載考績得封翁承德郎建寧府通判母劉妻鄧贈封

皆安人外官非有殊政數被監司表奏者不得馳恩
而府判得表奏尤難故翁之封爲異數而羅君聲譽
遂起擢同知高州府浸浸顯矣念翁春秋高亟懇致
仕其言曰先安人年踰六十時先兄泰強壯當家謂
春勉圖揚顯無事家食春由是奔走在外膝下之懼
闕焉後悔之亦何及矣今吾父年踰八十兄又不幸
既世春安能貪五品秩輕所謂不以三公換者君既
得謝猶及翁康健翁天性篤親既嗒焉忘世與其弟
澹菴徜徉游衍間日不見即瀟茗相呼君得操几杖
以從如是者數歲翁始捐館養老送終幾無餘憾不

謂備福矣哉予既諾君請縻於職務未有以復是歲
除先妣太淑人喪復被 召過螺川始按誌銘叙次
之翁諱同輪字能遠別號東崕幼有志局業舉子垂
成父委之家事不能卒業乃束書襲藏之曰吾先世
君章公文鳴於晉江東公教授公宦於五季及趙宋
之朝大隱公爲元名儒今吾欲光紹先烈而未能後
人其善承吾志矣成化乙巳縣僉董區賦會洪水爲
沴漂賦粟餘千石或曰非典守罪也盍辭諸官均配
輸賦之戶否者且獨累矣翁不可鬻產完之家坐是
日落尋罹火災者再蓋藏罄然時王父王母在也

不習爲窘約而母又多疾所延必名醫藥石所需奇
貴物非厚費不可賓從及門多顯者弟妹婚姻皆右
族富家禮際不能少損又食指繁夥翁皆極力營辦
安人至脫簪珥佐費不私其有竟能以耕織節省之
贏完復廢業而歲增月衍倍於其舊然終不徒以自
富如益祭田修祖墓刻名賢詩建義塾請田公祠以
率里中爲社會其他周貧恤匱排難解紛所捐發不
少而貲顧日裕安人亦喻翁志賑施無所愛卒之日
里婦不知姓名十數輩入哭甚哀問之則平日嘗受
周恤者蓋所濟未嘗語其家人徃徃若是矣羅君居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六
官政必近民祿不求富雖其志所存然亦家積仁厚
漸習成性者歟夫學不必皆仕要足以訓俗行不必
特異要足以澤物河濱陶而苦窳化畏壘居而尸祝
崇豈不亦群鹿豕似木石人哉末俗日非行如是不
足用爲訓耶子若孫歲時展墓追念前休惕焉興行
化者爲不朽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